

A photograph of a snowy winter scene. In the foreground, a path of stone steps leads up towards a dark stone gate. The ground is covered in a layer of snow.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are bare trees and a dark building with a gabled roof.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quiet and cold.

事 舊 南 城

音海林 /



城南舊事

林海音著

爾雅出版社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城南舊事／林海音著.--初版.--臺北
市：爾雅，民49
面；公分.--（爾雅叢書；131）

ISBN 957-9159-22-X（平裝）

857.7

80002694

超越悲歡的童年

齊邦媛

林海音在民國三十七年由她的第二故鄉北平回到光復後的臺灣。當那艘只有幾百噸的船駛入青山環繞的基隆港時，她的心中必有一種與同船旅客不同的強烈的感動。因為她是回到父母生長的故鄉來了。

她在「綠藻與鹹蛋」小說集的序裏說：「我幾乎是從上了岸起，就先找報紙雜誌看，就先弄個破書桌開始寫作。」在這個書桌上開始了一個文人最豐富的一生。她不僅寫下了多篇必能傳世的小說和散文；也曾成功地主編聯合報副刊十年，提升了文藝副刊的水準與地位；更進而自己創辦純文學出版社，發掘、鼓勵了無數的青年作家。

林海音作品中所呈現的是一個安定的、正常的、政治不掛帥的社會心態。她的小說集「城南舊事」、「燭芯」和「婚姻的故事」中多篇是追憶她童年居住北平城

南的景色和人物。其中如「惠安館」和「驢打滾兒」等篇，雖是透過童稚的眼睛看大人的世界，卻更啓人深思。由於孩子不詮釋，不評判，故事中的人物能以自然、真實的面貌出現，扮演他們自己喜怒哀樂的一生。「金鯉魚的百褶裙」和「燭」進一層探討女子在不合理的婚姻中抑鬱終生的悲劇。她的長篇小說「曉雲」寫的是臺灣的一個自主自立的現代女子，「暗中摸索」人生與愛情。作者常用近似意識流的自敘法和象徵性手法，故事的發展和她內心的困惑有平衡的交代。文字風格的超逸，給全書抒情詩的情調。曉雲的處境引起的同情反而多於道德的評判了。

在這本短篇小說集裏，「惠安館」、「我們看海去」、「蘭姨娘」和「驢打滾兒」四篇都可以單獨存在，它們都自有完整的世界。但是加上了前面兩篇和後面兩篇，全書應作一本長篇小說看。作者自己在「冬陽 童年 駱駝隊」一文中即說：「收集在這裏的幾篇故事，是有連貫性的。」讀完全書後，我們看出不僅全書故事有連貫性，時間、空間、人物的造型、敘述的風格全都有連貫性。

貫穿全書的中心人物是英子。時間是民國十二年開始。英子由一個七歲的小女孩長大到十三歲。書中故事的發展循着英子的觀點轉變。故事雖是全書骨骼，她的

觀察卻給它血肉。英子原是個懵懂好奇的旁觀者，觀看成人世界的悲歡離合，直到爸爸病故，她的童年隨之結束，她的旁觀者身分也至此結束，在十三歲的年紀「開始負起了不是小孩子該負的責任」。人生的段落切割得如此倉卒，更襯托出無憂無慮的童年歡樂的短暫可貴。但是童年是不易寫的主題。由於兒童對人生認識有限，童年的回憶容易陷入情感豐富而內容貧乏的困境。林海音能夠成功地寫下她的童年且使之永恆，是由於她選材和敘述有極高的契合。

偌大的北平城，跨越了極深廣的時空的古城，在一個孩子的印象裏卻祇展示了它親切的一角——城南的一些街巷，不是舊日京華的遺跡，卻是生生不息的現實生活，活得熱熱鬧鬧的。英子的家已經有了四個妹妹和兩個弟弟，胡同口還有「惠安館」中的瘋姑娘和苦命的奴兒。她們傳奇性的結局是故事，但是卻不是陰黯的故事。作者將英子眼中的城南風光均勻地穿插在敘述之間，給全書一種詩意。讀後的整體印象中，好似那座城和那個時代扮演着比人物更重的角色。不是冷峻的歷史角色，而是一種親切的、包容的角色。「城南舊事」若脫離了這樣的時空觀念，就無法留下永恆的價值了。讀者第一遍也許祇看故事，再回頭看看，會發現字裏行間另有

繫人心處。林海音的文筆最善寫動作和聲音，而她又從不濫用渲染，不多用長句，淡淡幾筆，情景立現。因此看似簡單的回憶，卻能深深地感動人。有了這樣的核心，這些童年的舊事可以移植到其他非特定的時空裏去，成爲許多人共同的回憶了。

作者對聲音的敏銳反應延長到她對語言的敏感。和一切在北平城裏長大的人一樣，英子常常批評外地人的北京話。譬如她說來自臺灣的父親將惠安館讀作「飛安館」，母親讀作「灰娃館」，而來自河北順義縣的宋媽讀成「惠難館」。她的母親教她數數目，準備上小學：「聽我給你算，二俗，二俗錄一，二俗錄二，二俗錄三……」她與家人大笑起來，說：「媽，你的北京話，我飯都吃不下了，二十，不是二俗；……」又如她先說：「媽的北京話說得這麼流利了，但是，我笑了：『媽，是傻丫頭，傻，尸丫傻，不是么丫灑。我的灑媽媽！』」這樣的例子甚多，它們給敘述增添了極生動的情趣，因此即使是悲苦的故事也得免於灰黯。這原是孩子眼中的世界，它自有一份掩不住的生機，林海音用文字呈現了散文詩的節奏。

書中人物除了英子的雙親之外，與她童年歡樂的記憶有最密切關連的要算宋媽了。在各篇中宋媽可說是無處不在。無疑地也是讀者印象中最難忘的人物。這位命

運悽苦的卑微人物，在英子的回憶中自有她的智慧和尊嚴。作者在講別人的故事時常常會插上一段描寫宋媽的文字。這些片段連綴起來合成一幅鮮明的畫像——不僅是宋媽的畫像，也可說是那個時代北方鄉村婦女的典型了。她被生活所迫來到英子家中幫傭，但是主僕關係之外漸漸發展出一種朋友的關係。她不僅直接分享這家人的喜怒哀樂、生老病死，也常常是英子的人生課程的啓蒙師。她淳樸簡單的智慧時時是童騃的英子與現實世界的一座穩妥可靠的橋。「驢打滾兒」一篇給宋媽的畫像生命，也是全書最有力量的一篇短篇小說。

林海音在臺灣開始寫作的年代（民國四十年前後），西方文學批評理論還沒有影響中國作家。至少像結構主義等還沒有今日響亮。但是成功的作品自有它完整的結構，讓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各就其位，整體綜合再顯現出全篇的主題。「驢打滾兒」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在表面上它幾乎沒有緊湊的情節。但是在這個九歲的女孩——英子眼中看到的小世界後面卻是一個悲慘的大世界。從頭到尾作者不曾逾越這個孩子有限的觀察。她的天地幾乎是局限在五十年前北平城裏的一個四合院裏，院子裏住着的是她和樂溫飽的一家人。家就該是這個樣子，她弟弟的奶媽——宋媽是

個會講鄉村故事、會納布鞋底子、會抱着她妹妹唱兒歌：「鷄蛋鷄蛋壳兒，裏頭坐個哥哥兒……」的人，與她們生活息息相關。英子看不到，也想像不到宋媽夫離子散的家庭。更不用提人生更多悲悽割捨了。她祇知道宋媽爲了「一個月四塊錢，兩付銀首飾，四季衣裳，一牀新鋪蓋」到她家幫傭，一做四年。宋媽和她那「黃板兒牙」的丈夫那時大約都不到三十歲，卻給人一種蒼老的感覺。每次這個男人牽着驢來的時候，故事的發展就升高一層。這匹愚鈍固執的牲口成了貫穿全局的象徵。四年前宋媽剛來時，這頭驢首次出現，然後每年來兩次，都被拴在院子裏，「滿地打滾兒，爸爸種的花草，又要被糟踐了。」

驢子每次的出現不僅是作情節的連繫，也襯托乃至增強了人物的造型。宋媽的丈夫又來的時候，終於說出了家中真相——宋媽日夜掛念的兒子小拴子早已在河裏淹死了。那個出生連名字都沒有的「丫頭」，在抱離母懷當天，還沒出城門就送給了不相識的人！當宋媽悲泣時，這頭驢子在吃乾草，「鼻子一抽一抽的，大黃牙齒露着。怪不得，奶媽的丈夫像誰來着，原來是牠！宋媽爲什麼嫁給黃板兒牙，這蠢驢！」很明顯的，在小女孩的眼中，驢與宋媽的丈夫的形象已經合而爲一。這個典

型的「沒有出息」的失敗者與他的驢是分不開的。他每次來都趕着驢穿過幾十里的黃土地。藍布的一半截褂子上蒙了一層黃土。這黃土是北方乾旱的原野上長年吹着的風沙，是大自然勝利的見證，也是質樸愚駘的農民終歲勞苦奔波於生計的場所。

如果不穿透作者故意佈下的童稚的迷茫，「驢打滾兒」似乎有些詩意的情調。這篇城南舊事和許多童年美好的回憶一樣，已在遙隔的時空裏瀟掉了許多愁苦，祇剩下笑淚難分的懷念。祇是宋媽和與她命運相同的女子不允許我們忽視現實。不僅那黃板兒牙的男人和驢子滿身塵沙，作為故事題目「驢打滾兒」的小點心也是帶着卑微但卻親切色彩的鄉下食物，用世代相傳的土法蒸的黃褐色的小圓餅，在綠豆粉裏滾一滾，也就是塵土色了。宋媽把英子帶出她舒適的小院子去找尋丫頭子。在古城塵土覆蓋的街巷中走着，吃幾個這種塵土色的驢打滾兒小餅，繼續穿街走巷找尋那個沒名沒姓的骨肉。這一場無望的掙扎，註定了要失敗的。尋覓無望之後，英子的小世界有了顯著的變化：宋媽不再講小拴子放牛的故事了，兒歌也不唱了。以前她把思子之情灌注在納得厚厚的鞋底上，好似祝禱兒子能穩穩地站在無母的歲月裏等她回去團聚。如今「她總是把手上的銀鐲子轉來轉去的呆看着，沒有一句話。」

故事的結束可以說是傳統式的，宋媽終於跟她的丈夫回鄉去了。她希望再生孩子。小拴子和「丫頭」也許是命中與她無緣，因為中國在世世代代的希望幻滅之後，不得不將生死聚散歸為緣分。如同英子的母親說的，「是兒不死，是財不散。」宋媽對命運最大的挑戰大概就是再生些兒子吧？她騎驢上路的時候，「驢脖子上套了一串小鈴鐺，在雪後新清空氣裏，響得真好聽。」這是第一次有歡愉的事與這頭驢有關連。也許小女孩祇在想宋媽不久即將再生可愛的小孩，所以鈴鐺響得好聽。實際上，宋媽的困境並未結束。但是人活着總得有份希望，即使是那頭驢灰撲撲的脖子也掛了一串鈴鐺。在生活的實際奮鬥中，絕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林海音在後記中說：「每一段故事的結尾，裏面的主角都是離我而去，一直到最後的一篇『爸爸的花兒落了』，親愛的爸爸也去了。」宋媽這樣地離去，是悲是喜，似非英子所能理解，但是書中因為有了宋媽和她的故事，而加添了多層的深度。「城南舊事」在英子的歡樂童年和宋媽的悲苦之間達到了一種平衡。掩卷之際，讀者會想，「看哪，這就是人生的最簡樸的寫實，它在暴行、罪惡和污穢佔滿文學篇幅之前，搶救了許多我們必須保存的東西。」

民國七十二年六月

城南舊事

林海音

超越悲歡的童年

齊邦媛

一

「城南舊事」重排前言

一

(附插圖16頁)

冬陽 童年 駱駝隊

三一

• 惠安館

三五

• 我們看海去

一三三

• 蘭姨娘

一六三

• 驢打滾兒

一九五

• 爸爸的花兒落了

二一九

後記

二三一

超越悲歡的童年

齊邦媛

林海音在民國三十七年由她的第二故鄉北平回到光復後的臺灣。當那艘只有幾百噸的船駛入青山環繞的基隆港時，她的心中必有一種與同船旅客不同的強烈的感動。因為她是回到父母生長的故鄉來了。

她在「綠藻與鹹蛋」小說集的序裏說：「我幾乎是從上了岸起，就先找報紙雜誌看，就先弄個破書桌開始寫作。」在這個書桌上開始了一個文人最豐富的一生。她不僅寫下了多篇必能傳世的小說和散文；也曾成功地主編聯合報副刊十年，提升了文藝副刊的水準與地位；更進而自己創辦純文學出版社，發掘、鼓勵了無數的青年作家。

林海音作品中所呈現的是一個安定的、正常的、政治不掛帥的社會心態。她的小說集「城南舊事」、「燭芯」和「婚姻的故事」中多篇是追憶她童年居住北平城

南的景色和人物。其中如「惠安館」和「驢打滾兒」等篇，雖是透過童稚的眼睛看大人的世界，卻更啓人深思。由於孩子不詮釋，不評判，故事中的人物能以自然、真實的面貌出現，扮演他們自己喜怒哀樂的一生。「金鯉魚的百褶裙」和「燭」進一層探討女子在不合理的婚姻中抑鬱終生的悲劇。她的長篇小說「曉雲」寫的是臺灣的一個自主自立的現代女子，「暗中摸索」人生與愛情。作者常用近似意識流的自敘法和象徵性手法，故事的發展和她內心的困惑有平衡的交代。文字風格的超逸，給全書抒情詩的情調。曉雲的處境引起的同情反而多於道德的評判了。

在這本短篇小說集裏，「惠安館」、「我們看海去」、「蘭姨娘」和「驢打滾兒」四篇都可以單獨存在，它們都自有完整的世界。但是加上了前面兩篇和後面兩篇，全書應作一本長篇小說看。作者自己在「冬陽 童年 駱駝隊」一文中即說：「收集在這裏的幾篇故事，是有連貫性的。」讀完全書後，我們看出不僅全書故事有連貫性，時間、空間、人物的造型、敘述的風格全都有連貫性。

貫穿全書的中心人物是英子。時間是民國十二年開始。英子由一個七歲的小女孩長大到十三歲。書中故事的發展循着英子的觀點轉變。故事雖是全書骨骼，她的

觀察卻給它血肉。英子原是個懵懂好奇的旁觀者，觀看成人世界的悲歡離合，直到爸爸病故，她的童年隨之結束，她的旁觀者身分也至此結束，在十三歲的年紀「開始負起了不是小孩子該負的責任」。人生的段落切割得如此倉卒，更襯托出無憂無慮的童年歡樂的短暫可貴。但是童年是不易寫的主題。由於兒童對人生認識有限，童年的回憶容易陷入情感豐富而內容貧乏的困境。林海音能夠成功地寫下她的童年且使之永恆，是由於她選材和敘述有極高的契合。

偌大的北平城，跨越了極深廣的時空的古城，在一個孩子的印象裏卻祇展示了它親切的一角——城南的一些街巷，不是舊日京華的遺跡，卻是生生不息的現實生活，活得熱熱鬧鬧的。英子的家已經有了四個妹妹和兩個弟弟，胡同口還有「惠安館」中的瘋姑娘和苦命的奴兒。她們傳奇性的結局是故事，但是卻不是陰黯的故事。作者將英子眼中的城南風光均勻地穿插在敘述之間，給全書一種詩意。讀後的整體印象中，好似那座城和那個時代扮演着比人物更重的角色。不是冷峻的歷史角色，而是一種親切的、包容的角色。「城南舊事」若脫離了這樣的時空觀念，就無法留下永恆的價值了。讀者第一遍也許祇看故事，再回頭看看，會發現字裏行間另有

繫人心處。林海音的文筆最善寫動作和聲音，而她又從不濫用渲染，不多用長句，淡淡幾筆，情景立現。因此看似簡單的回憶，卻能深深地感動人。有了這樣的核心，這些童年的舊事可以移植到其他非特定的時空裏去，成爲許多人共同的回憶了。

作者對聲音的敏銳反應延長到她對語言的敏感。和一切在北平城裏長大的人一樣，英子常常批評外地人的北京話。譬如她說來自臺灣的父親將惠安館讀作「飛安館」，母親讀作「灰娃館」，而來自河北順義縣的宋媽讀成「惠難館」。她的母親教她數數目，準備上小學：「聽我給你算，二俗，二俗錄一，二俗錄二，二俗錄三……」她與家人大笑起來，說：「媽，你的北京話，我飯都吃不下了，二十，不是二俗；……」又如她先說：「媽的北京話說得這麼流利了，但是，我笑了：『媽，是傻丫頭，傻，尸丫傻，不是么丫灑。我的灑媽媽！』」這樣的例子甚多，它們給敘述增添了極生動的情趣，因此即使是悲苦的故事也得免於灰黯。這原是孩子眼中的世界，它自有一份掩不住的生機，林海音用文字呈現了散文詩的節奏。

書中人物除了英子的雙親之外，與她童年歡樂的記憶有最密切關連的要算宋媽了。在各篇中宋媽可說是無處不在。無疑地也是讀者印象中最難忘的人物。這位命

運悽苦的卑微人物，在英子的回憶中自有她的智慧和尊嚴。作者在講別人的故事時常常會插上一段描寫宋媽的文字。這些片段連綴起來合成一幅鮮明的畫像——不僅是宋媽的畫像，也可說是那個時代北方鄉村婦女的典型了。她被生活所迫來到英子家中幫傭，但是主僕關係之外漸漸發展出一種朋友的關係。她不僅直接分享這家人的喜怒哀樂、生老病死，也常常是英子的人生課程的啓蒙師。她淳樸簡單的智慧時時是童騷的英子與現實世界的一座穩妥可靠的橋。「驢打滾兒」一篇給宋媽的畫像生命，也是全書最有力量的短篇小說。

林海音在臺灣開始寫作的年代（民國四十年前後），西方文學批評理論還沒有影響中國作家。至少像結構主義等還沒有今日響亮。但是成功的作品自有它完整的結構，讓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各就其位，整體綜合再顯現出全篇的主題。「驢打滾兒」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在表面上它幾乎沒有緊湊的情節。但是在這個九歲的女孩——英子眼中看到的小世界後面卻是一個悲慘的大世界。從頭到尾作者不曾逾越這個孩子有限的觀察。她的天地幾乎是局限在五十年前北平城裏的一個四合院裏，院子裏住着的是她和樂溫飽的一家人。家就該是這個樣子，她弟弟的奶媽——宋媽是